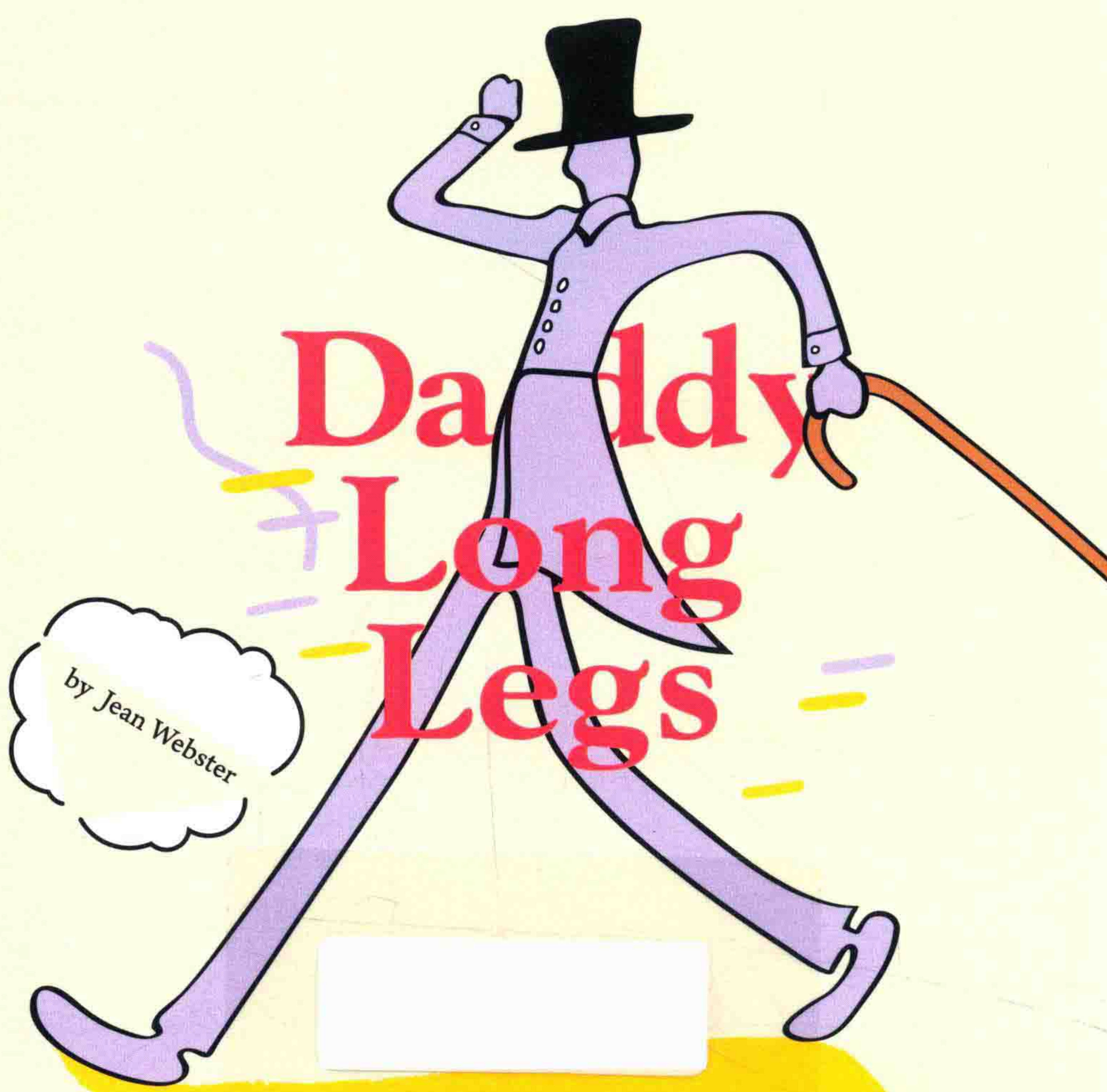




Daddy Long Legs

by Jean Webster

长腿叔叔

[美] 简·韦伯斯特 著 何雯婷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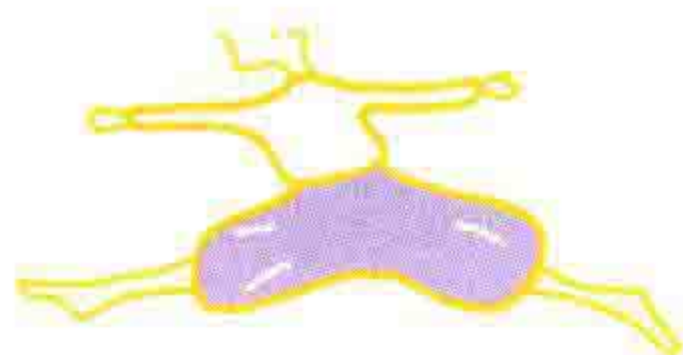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Daddy Long Legs

长腿叔叔

[美] 简·韦伯斯特 著 何雯婷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腿叔叔 / (美) 简·韦伯斯特著; 何雯婷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01-11403-3

I. ①长… II. ①简… ②何… III. ①书信体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29574号

长腿叔叔

CHANGTUI SHUSH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信 箱 tjrmcbs@126.com

责 任 编 辑 霍小青
产 品 经 理 徐慧敏
封 面 设 计 王 雪

制 版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880毫米 1/16
印 张 13
印 数 1-9,000
字 数 157千字
版 次 印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A hand-drawn celestial map on a light yellow background. It features several colored circles representing stars or planets: a large orange circle in the upper left, a yellow circle in the upper left, a small orange circle in the upper left, a red star in the upper left, a small yellow circle in the upper left, a small purple circle in the upper left, a purple circle in the lower right, a yellow circle in the lower right, a red star in the lower right, and a small yellow circle in the lower right. Faint lines connect some of the points, suggesting constellations.

CONTENTS | 目 录

忧郁的星期三
(001 - 010)

乔若莎·艾伯特写给长腿叔叔的信
(011 -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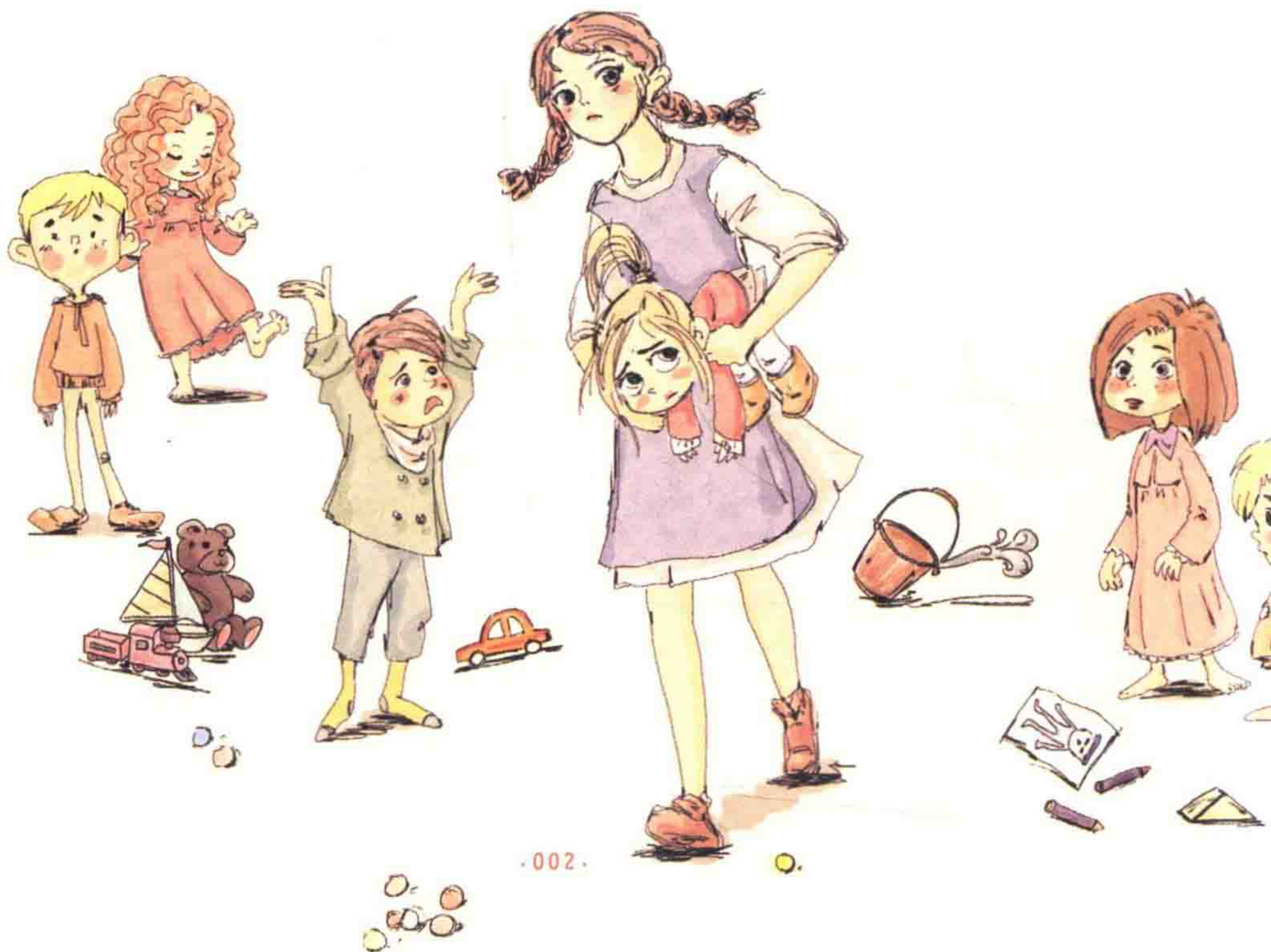


忧郁的星期三



忧郁的星期三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都简直糟糕透顶！你总要提心吊胆地等待它的来临，鼓起十足的勇气熬过去，然后恨不得立马就把它抛诸脑后。这一天，每层楼的地板都必须擦得光洁照人，每张椅子都要纤尘不染，每条床单都不许有半条皱痕。你还得把九十七个活蹦乱跳的小孤儿梳洗个遍，给他们换上新浆洗的格子粗布衫，并再三嘱咐他们要礼貌地回答董事的提问，说“是的，先生”“不是的，先生”……



这真是一段难熬的时光，而身为孤儿院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可怜的乔若莎·艾伯特当然是最受罪的人。

不过，这可怕的星期三也跟之前的其他日子一样，总算是熬过去了。乔若莎在厨房里为访客做好三明治后，就忙不迭地上楼去完成她每天的例行工作。她的特别照顾对象是F室，那里有十一个四到七岁的小不点儿窝在十一张排成一系列的小床里。乔若莎把孩子们召集在一块，整理好他们皱巴巴的衣服，给他们擤鼻子、擦脸蛋，让他们乖乖地排好队伍朝餐室走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度过半小时愉快的时光，享用牛奶、面包和梅子布丁。

乔若莎一屁股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把头靠在冰冷的玻璃上，太阳穴“突突”地跳得厉害。从清晨五点开始她就忙个不停，被所有人指使得团团转。神经紧张的女监事更是对她大呼小叫，总是责骂她动作太慢。这位李佩特夫人在来访的理事和贵夫人面前总是装出端庄冷静的样子，但在私底下可不总是这副模样。乔若莎的目光掠过孤儿院铁围栏之外一大片结霜的草地，眺望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山上零星散落着村舍，光秃秃的树丛中露出房屋的尖顶。

这一天终于结束了——据她所知，今天的表现还不赖。理事们和参访团四处巡视了一下，把报告念了一遍，也喝过了茶，现在他们正归心似箭，想早点回到自己家中靠在温暖的炉火边，起码要再过一个月才会想起这群需要他们照管的惹人厌烦的小家伙。乔若莎前倾着身子，好奇地看着鱼贯驶出孤儿院的马车和轿车，开始浮想联翩。她想象自己坐上一辆华美的马车，来到坐落在山脚下的大房子前，她身穿裘皮大衣，戴着有羽毛装饰的天鹅绒帽子，背靠在车座上，漫不经心地吩咐车夫说：“回家吧。”但一到家门口，眼前的景象就变得模糊了。



乔若莎是个爱幻想的女孩，李佩特夫人曾跟她说，如果不注意一点儿，这些胡思乱想迟早要给她惹上麻烦。但是，无论她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她仍然无法想象大门背后的世界。可怜的乔若莎虽然怀揣一颗充满渴望和冒险的心，但这十七年来，她从未踏进一个普通人家的房子里。她根本无法想象，那些无需被孤儿叨扰的人平时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乔……若……莎……艾……伯……特……
有人找……你……
快去办……公……室……
我觉得吧……你最好快点儿。”



汤米·迪利恩是唱诗班的孩子，他边哼唱着边走上楼梯，穿过走廊。快走到F室时他扯着嗓子唱得更响了。乔若莎把思绪从窗边的世界抽回来，重新面对真实生活中的烦恼。

“谁找我？”她径直打断汤米的歌声，不耐烦地问道。

“李佩特夫人
在办公室等你，
我想她生气了
阿……门！”

汤米拖长尾音，装出一副虔诚的模样，但他的语气也不全是幸灾乐祸。即使是心肠最硬的小孤儿，也会同情这个因犯错而被叫去办公室的大姐姐，她要面对的可是怒气冲冲的女监事呢！更何况，其实汤米挺喜欢乔若莎的，尽管她有时候会猛地拽住他的胳膊，给他洗脸时用力得差点儿要把鼻子刮下来。

乔若莎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但眉头不禁皱了起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她思忖着，“是三明治做得不够薄吗？还是果仁蛋糕里掺进了果壳碎？是不是哪位贵夫人看到苏西·霍索恩袜子上的破洞了？还是……糟了！难道是F室哪个淘气的小家伙冒犯了理事？”

楼下穿堂的灯没有开。乔若莎在下楼梯的时候，最后一位离开的理事正站在门口，准备到门廊上车。这匆匆一瞥给乔若莎留下了依稀的印象，也是唯一的印象——这位理事个子很高。他向一辆停靠在弯道上等待的轿车招手，车子启动朝他驶来的刹那间，耀眼的车头灯把他的影子清晰地投射在穿堂的墙上，滑稽地把他的手脚拉得很长，从地板一直延伸到走廊的墙上，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摇摇晃晃的俗称“长腿叔叔”的大蜘蛛。

乔若莎顿时松开了皱紧的眉头，“扑哧”地笑了出来。她本来就是阳光开朗的人儿，一点小事就能让她乐不可支。能在这些沉闷枯燥的理事身上挖掘点儿笑料，可真是意外之喜。这段小插曲让她心情又愉快起来，所以等她在办公室看到李佩特夫人时，脸上还带着笑容。让她惊讶的是，监事似乎也略带笑意，即使不是真的在笑，至少看上去还是挺和蔼的，几乎跟她在接待宾客时的表情一样亲切。

“坐下，乔若莎。我有事要跟你说。”乔若莎一屁股坐在离她最近的椅子上，屏息静待。这时有一辆汽车驶过，车灯的光芒掠过窗户，李佩特夫人注视着远去的车子，问道：

“你有看到刚刚离开的那位先生吗？”

“我看到他的背影了。”

“他是个很富有的理事，给我们孤儿院捐了很多钱。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特地要求不能透露他的身份。”

乔若莎微微睁大了眼睛，她还不太习惯被监事叫来办公室一起谈论理事们的怪癖。

“这位先生非常关照孤儿院的几个男孩。你还记得查尔斯·本顿和亨利·弗莱泽吗？这位……呃……理事先生供他们上了大学，他们都很用功，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这位先生的慷慨资助。这位绅士先生可从来不求其他回报。目前为止，他的资助对象仅限于男孩子；他对孤儿院的女孩没有一丁点儿兴趣，无论那些女孩有多优秀，我都无法说服他。我可以告诉你，他不喜欢女孩。”

“好的，夫人。”乔若莎咕哝了一句，因为这时候她似乎不得不说点什么作为回应。

“今天在例会上我们谈起你的未来去向。”

李佩特夫人停顿了好一阵子，然后才慢条斯理地继续说下去，她的小听众早就绷紧了神经。

“你是知道的，通常孩子们到了十六岁就会离开孤儿院，但你是一个特例。你十七岁就完成了院里的课业，而且成绩非常出色——不过我得说你的行为举止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满意——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在村里的高中继续上学。现在你也完成了高中的学业，孤儿院当然也不能再继续照顾你。事实上，你比大多数孩子都多留了两年。”

但李佩特夫人忽略了一点，这两年在孤儿院的食宿费是乔若莎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孤儿院的事务总是排在第一位，而她的学业只排在第二位，而且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她就得整天待在屋子里洗洗涮涮。

“我刚刚说了，我们在会上谈到了你的未来去向，而且讨论了你的过往表现，讨论得非常详细。”

李佩特夫人用指责的目光盯着这位被告席上的囚犯。囚犯也一副有罪的样子，倒不是因为她想起自己做过多么不光彩的事情，而是因为李佩特夫人似乎觉得她理应要感到愧疚。

“当然啦，像你这种情况，通常的处理方法是给你谋一份工作。不过你有一些科目的成绩不错，你的英语写作甚至可以说非常出色。视察委员会的普里查德小姐恰好也是学校董事会的一员，她跟你的写作课老师谈了一下，在会上给你说了一些好话，还朗读了你写的一篇文章《忧郁的星期三》。”

此时乔若莎倒真的流露出愧疚的表情。

“在我看来，你似乎不太懂得感恩，居然还嘲笑为你做了那么多好事的孤儿院。如果你不是在开玩笑，那么我想这是无法原谅的。不过你运气不

错，那位……那位刚刚离开的理事先生好像很有幽默感。因为这篇无礼的文章，他提出要把你送去念大学。”

“念大学？”乔若莎瞪大了双眼。李佩特夫人点了点头。

“他留下来跟我讨论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优厚得简直不合常理。照我说，这位先生性情有点儿古怪。他觉得你很有天分，所以想把你培养成一个作家。”

“作家？”乔若莎完全愣住了，只能重复着李佩特夫人的话。

“他是这么想的。能不能成事，以后才会见分晓。他会给你很多零用钱，几乎不设上限，对于从来没有管过钱的女孩来说，这笔钱实在太多。不过他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我也不便多说什么。这个夏天你还是要留在这里，好心的普里查德小姐会负责给你打点一下行装。你的住宿费和学费会直接付给大学，除此之外，念大学的四年里，你每个月会拿到35美元的零用钱。这样你就能和其他学生平起平坐了。这些钱会由理事先生的私人秘书每月给你寄过去，作为回报，你每个月要给他写一封感谢信。你不需要感谢他的资助，他不在乎这种



事，但你要写信告诉他你的学业进度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是给父母写信，假如你的父母还在世的话。”

“这些信都是写给约翰·史密斯先生的，他的秘书会代为转交。这位先生的名字并不是约翰·史密斯，他不想公开身份。对你来说，他就是约翰·史密斯先生。他之所以要你给他写信，是因为他觉得没有比写信更能锻炼写作能力了。你没有可以通信的家人，所以他希望你能以这种方式给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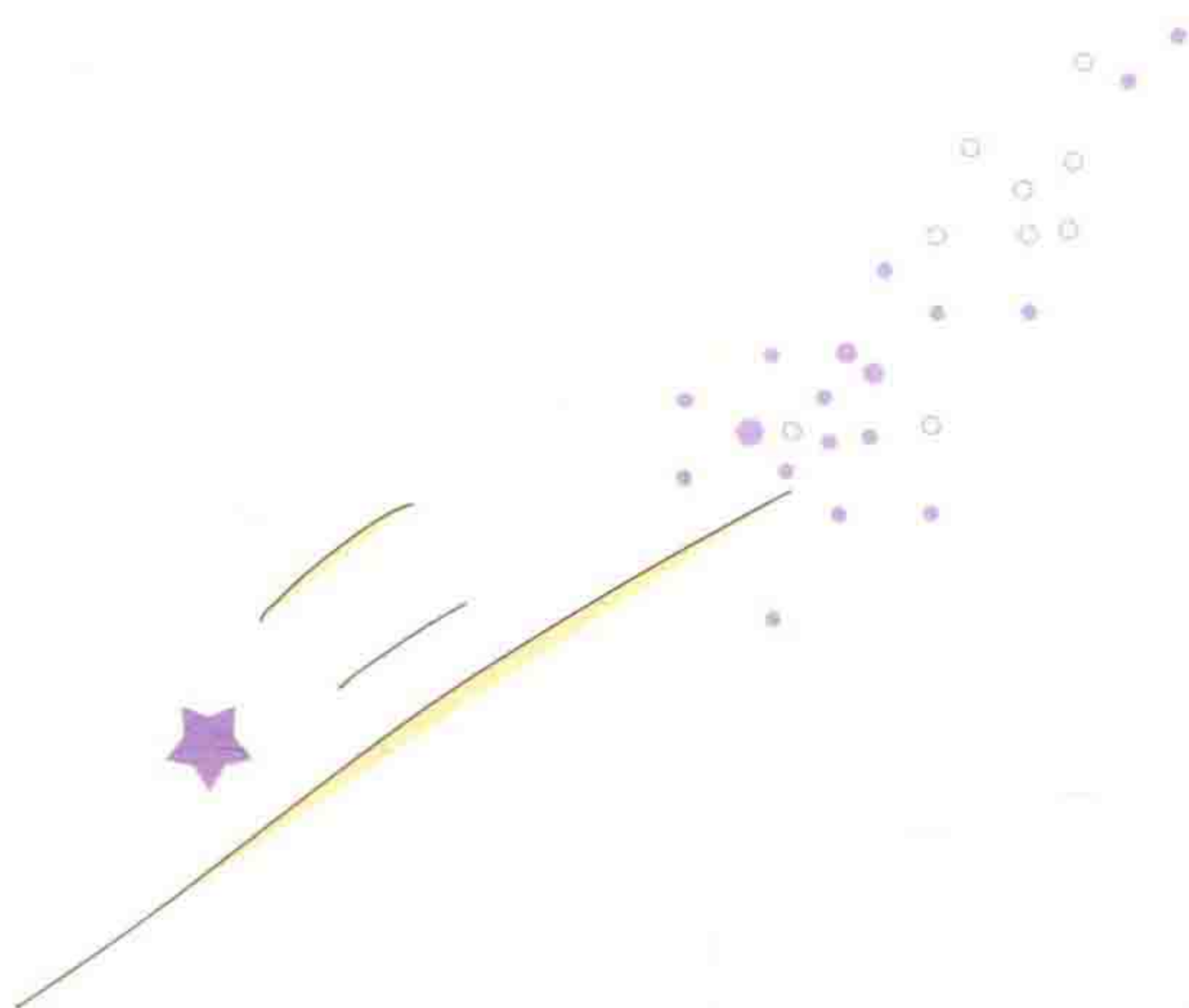
信。而且，他想了解你的学习进度。他不会给你回信，也完全不会把你的信放在心上。他讨厌写信，也不希望你成为他的负担。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必须对方回信——例如你被学校开除，我想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你可以给他的秘书格里格斯先生写信。每个月写一封信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义务，这也是史密斯先生唯一要求的回报。所以你一定要一丝不苟地对待此事，就好像你要定时付清账单一样。我希望你在信中要保持恭敬礼貌的语气，并展现你的学习成果。你可千万要记住，你是在给约翰·格里尔孤儿院的理事写信。”

乔若莎迫切地用目光搜寻着房门的位置。她兴奋得有点儿晕头转向，只想赶紧逃离此地冷静地思考一下，不想再听李佩特夫人乏味冗长的絮叨。她站起身来，试探性地往后挪了一步。李佩特夫人用手势示意她留下，她才不会放过这个训话的好机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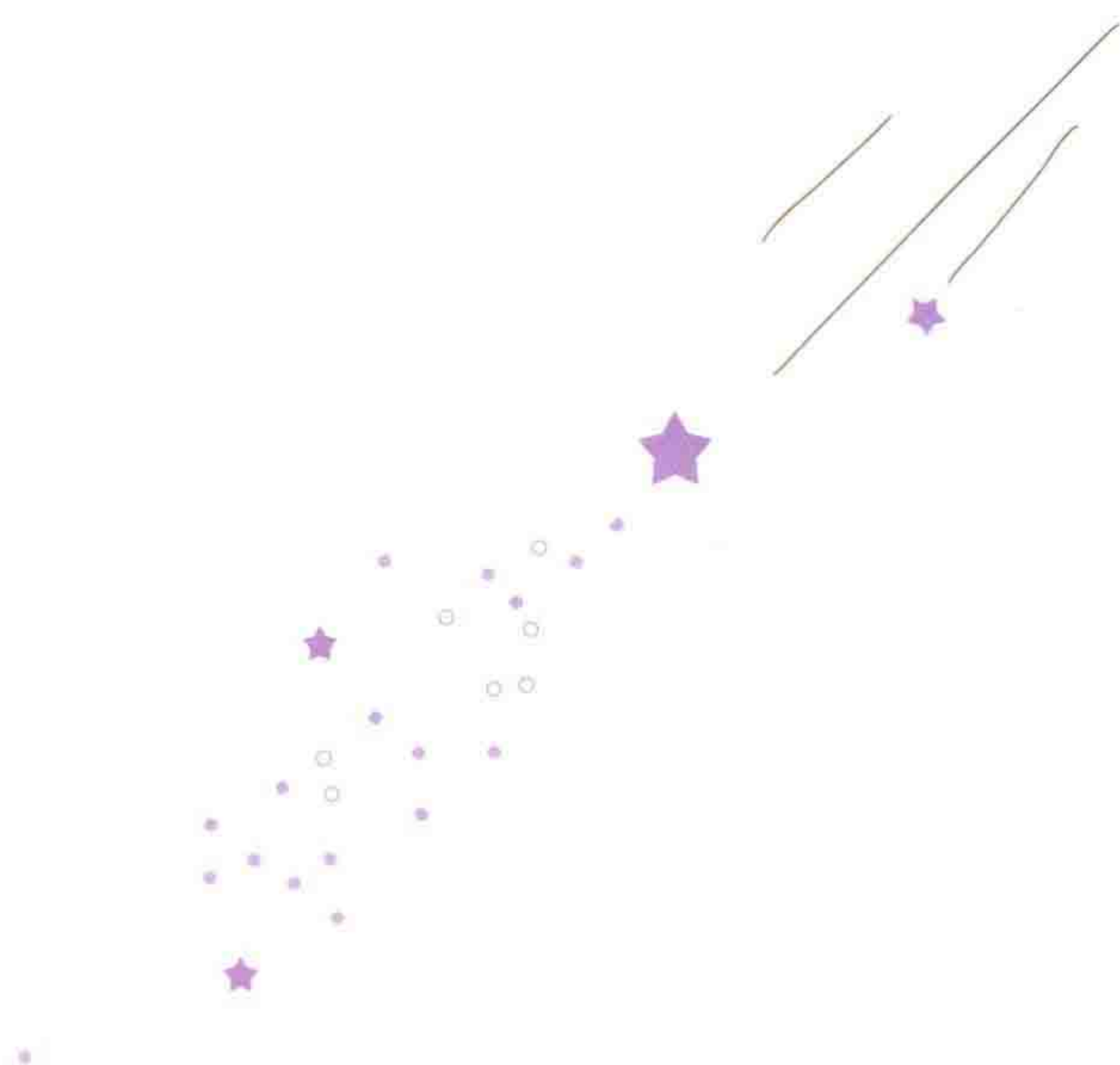
“我相信，有如此难得的好运落到你身上，你是会非常感激的，不是吗？很多像你这样的女孩子都没有这种出人头地的机会呢。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我……好的，夫人，谢谢您。我想，如果您已经说完了，我这还得去给弗雷迪·佩尔金斯的裤子缝块补丁呢！”

乔若莎关上门就走了，李佩特夫人目瞪口呆看着房门，她的长篇大论还没结束呢！



乔若莎·艾伯特写给长腿叔叔的信



第1封信

亲爱的送孤儿上大学的好心理事先生：

我终于到了！昨天我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一切都新奇极了！以前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呢。

大学可真大，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我现在只要一踏出房门就会立马迷路。还是等我没那么晕头转向的时候再给您描述一下我的校园吧，我还会向您汇报我的学业，不过现在是星期六晚上，下周一早上才会正式上课。但我想先给您写封信，好介绍一下我自己。

给素未谋面的人写信，感觉挺奇怪的。而对我来说，写信本身就是件奇怪的事情，因为我长这么大了也没写过几封信呢。所以如果我写得不太像样，请您多多包涵。

昨天早上起程之前，李佩特夫人找我很认真地谈了一席话。她告诉我今后应该如何待人处事，尤其要好好对待有恩于我的理事先生，所以我得留神点儿，要对您非常尊敬才是。

但是对一个名叫约翰·史密斯的人，我又怎么能尊敬得起来？您怎么不挑一个更有个性一点儿的名字呢？我还不如给“亲爱的拴马桩先生”或者“亲爱的晾衣架先生”写信呢！

这个夏天我想了很多关于您的事。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关心我，让我觉得好像找到了家人一样，有了一种归属感，这感觉真是太棒了！不过我得老实说，每次想到您的时候我的想象力都没什么用武之地。关于您，我只知道三件事：

1. 您个子很高。
2. 您非常有钱。
3. 您讨厌女孩。

我想我可以称呼您“亲爱的讨厌女孩的先生”，不过这么说有点儿伤我自尊。或者叫您“亲爱的有钱人先生”吧，不过这么说又有点儿侮辱了您的人格，好像您除了有钱就别无他长一样。而且，有钱只是一种表面的属性。您也许不会一辈子都有钱，许多聪明绝顶的人都在华尔街栽了跟头呢。但至少您永远都会是个高个子！所以我决定称呼您“亲爱的长腿叔叔”。希望您别介意。这只是我俩私下的昵称，不会让李佩特夫人知道的。

现在是十点差两分，快要打铃了。这里每天都打好几次铃，我们都随着铃声上课和作息。这让我时刻都精力充沛，活像一匹脱缰的马儿。

好了！该熄灯了。祝您晚安！

瞧！我多么守规矩！这可是在约翰·格里尔孤儿院的训练成果。

敬启

乔若莎·艾伯特

9月24日

弗格森楼215室